

诗新韵

梦里芦坡

李亚雄

星城之北的秀峰山
抱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向东北蜿蜒盘旋
末端紧卷着一方不起眼的水塘
千百年来,它安静地守望
像痴傻的情郎,日日夜夜
守望翠竹盈盈,芦竹荡漾的芦坡

小蜜蜂总是芦坡第一个起床的
它扑闪着翼翅,心里老惦记着
塘角那伸出无数丫叉的毛桃树
和攀爬不止的金银花
那满架蛇紫嫣红的娇羞
摇曳着金花银蕊的郁馥
叫人心动,痴迷

水蜘蛛在无声的水面上来回穿梭
焦急地寻找它的好邻里
一只喜欢蛰伏在塘坳里的大泥蛙,总鼓胀着黑眼珠
偶尔呱呱鸣叫,示以平安的问候
即便在乌漆的暗夜,也不敢打盹
手电筒光掠过,赶紧纵身跳入水塘溜之大吉

蚌蛭子躲藏在阴凉的杂草丛中避暑
它也有些着急
山脚下那些青青的菜畦
在晌午炎炎烈日下,泥焦土裂
可怜的白菜,黄瓜,茄子,马齿苋
耷拉下脑袋,默然不语
没了往昔的生气

猫头鹰被秋田鼠撑饱了肚子
舒坦地在树丫上歇息
凝眸山腰薄薄的炊烟
像一条藏青色的裙带
从农家的灶灶里抽出
散发着淡淡的干草和米饭香
引牵牧归的男人,加快归家的步履

老鸬子在日落前变得沉默不语
好像在窃听
坐在青石板上的那位,佝偻着腰背
戴着灰色布斗篷的老妪
叨唠着岁月的苦难与沧桑
哀叹,在一个雨微烟暝的黄昏
水塘吞噬了邻家小孩稚弱的躯体

千百年来,芦竹花落又花开
它猝然不及
马路厂房止不住地疯长,无所顾忌
小伙伴们被吓得纷纷逃离
有人说,芦坡的上空
经年,有个蓝精灵堆心饮泣
泪水,像刺槐乳白的花蕊洒满土地
竹篱下丝瓜花的妩媚
也黯然地,消失在夜的边际

遇见蜜蜂

黎凇

走进同丰村的那个上午
童年的蜚刺,在一朵花香里悄悄融化
对一只落在手臂上的小蜜蜂
你是否心怀愧疚、喜悦与感恩

槐花放白,油菜花香的季节
遇见蜜蜂,就能遇见甜蜜的爱情
一只蜜蜂,爱上一朵鲜花
就是一个完美的春天
千万朵花,千万只蜂
就是蜜蜂村人最甜蜜的事业

遇见蜜蜂
怀疑论者放弃了疑虑
热爱生活的人更懂得赞美
蜜蜂,这春风与阳光里的舞者
这嗡嗡嚶嚶的民歌歌手
小小的翅膀,驮着
祖国的一个一个小花园

有信仰的灵魂,在生活的低处
用金黄透亮的一滴滴蜜
让蜂农们的日子变成一只只蜜罐
芬芳,而且意味深长



湘西传统民族服饰与现代通信时尚。

一音 摄

湘西：变与不变的美丽传奇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芙蓉镇之秋。

一音 摄

易鹰

没去湘西之前早已神往,因为沈从文、黄永玉和谢晋曾以文字、图画和电影告诉世人:湖南西部大山深处有这样一个美丽神秘和纯朴善良的所在;还因为这里是精准扶贫首倡地,中国历史上消除绝对贫困在此书写光辉篇章。过去曾因交通险阻路途遥远,一直未能成行。直至借湖南首届旅游发展大会的东风,暑假“乘最美高铁游神秘湘西”,领略到山水人文之美外的山乡之变和时代之美,看到湘西这一本厚书,这一轴画卷、这一部大片在新时代续写和演绎变与不变的美丽传奇。

路与桥

路,是湘西千百年历史之困,也是湘西新时代之变。由于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横亘阻隔,交通极为不便,湘西曾有“中国盲肠”之称。从为路所困到因路而变,自2012年矮寨大桥建成通车、高速公路和高铁开通运营,沉睡千年的山乡在新时代才真正打开山门。

高和矮是比较后相对而言的。矮寨地名称矮,是因为相对于周边群山高耸入云,村落处于其下。但矮寨的路与桥所折射出的中国人不屈服于命运不畏艰险寻求出路的精神从来没有矮过。去矮寨大桥前特意寻访了担负过抗日救亡历史使命的湘川公路矮寨路段。湘川公路全程1256公里,始建于1935年初,1936年9月全线竣工通车,是抗战时衔接粤汉、湘桂黔通向西南后方的唯一通道和咽喉要道。矮寨路段是全线公路最险的关卡,总长约6公里,转折达13道急弯,一个8字形弯道,形成26截近乎平行的路面,并建有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立交桥,其地势之险、工程设计之巧妙居全国公路之冠。史载,当年2000多名民工栉风沐雨整整奋战了7个月,死亡200多人,是那个同仇敌忾的时代用血肉和生命筑起的抗战救国通道和世界公路奇观,至今有一尊“开路先锋”的铜像立于山崖纪念。

而今,穿行于云海凌空飞架于德夯大峡谷之上的矮寨大桥是湘西的高速通道,桥面宽度24.5米,为双向4车道高速路面桥,桥面距谷底355米,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级人类工程奇迹。它曾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主跨跨径1176米,是世界跨越谷大桥长度最大的钢桁梁悬索桥,还有世界首创的“轨索滑移法”,世界上首次采用塔、梁完全分离的结构设计方案,首次采用岩锚吊索结构并用碳纤维作为预应力筋材……以其雄伟壮观、美国杂志推荐为非去不可的世界十大新地标之一。

乘车经过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云海中的高速公路对比九曲十弯的盘山公路是征服和超越。下车抚桥凭栏远眺近观,人和桥在天地两界之间,上是云雾缥缈,下是苗寨炊烟,是天上人间从未有过的登临体验,没有古人“高处不胜寒”之感,只觉得“矮寨不矮,时代标高”是观沧海、阅世相后的结论,概括的是风景之外人的风骨和时代精神。乘穿行于大湘西的张吉怀高铁,有时偶与高速公路并行,车窗飞速掠过的画面,展示的同样是路带来的时代之变和时代之美。

水与酒

湘西素有“醉乡”之称,好酒之风远追秦汉。屈原流逐湘沅时曾沉醉于此,有诗为证:“华酌既陈,有琼浆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酒不废,沈日夜些”……诗有记事、抒情和言志的功能,古人写诗类似今人发朋友圈,可见当时酒宴之盛、陪酒之风和夜饮之酣。无酒不飞歌,无酒不起乐,无酒不摆舞,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是中国酒文化在湘西的呈现。客人进门要喝“拦门酒”,进屋要喝“三杯酒”,宾客围坐要喝“嘏酒”,人生大事更离不开酒,遇到烦心事,湘西人端起酒杯尽显豪气:“好大个事,逮酒!”

三点水加酉,便是“酒”字。酉水两字,总让人联想到酒。酒是水的形态,却有火的性格。在好山好水出好酒的湘西,酉水河是土家人的母亲河,一如女人水的柔情、男人火的性格……在中国白酒浓、清、酱三分天下的市场,以兼有浓香、清香、酱香形成“前浓、中清、后酱”的独特馥郁香而独步天下的酒鬼酒,离不开酉水河的水及两岸生态有机粮的酿造。何为馥郁?《辞源》注:香气蒙迷。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司马相如在《上林赋》说“郁郁菲菲,众香发越”……湘西美

酒自然以此香闻名。

在酒鬼酒厂见到黄永玉酒瓶设计原作沉思良久,大师随便一说让装固态粮食的麻袋变身盛液体美酒的酒瓶实为奇思妙想,看似平常的随意之举其实是对“酒是粮食精”大雅大拙的艺术表达,也是湘西人用纯粮酿酒绝不掺假的质朴与真诚。实地到酿酒车间察看窖池人料出糟、蒸馏出酒掐头去尾的传统工艺,出门再看那个面色酡红的老翁背着一大麻袋酒鬼酒的雕塑以及“酒鬼背酒鬼,千斤不嫌累;酒鬼喝酒鬼,千杯不嫌醉”的记趣文字……

酒厂有幅黄永玉绘的《山鬼》,是迷失于湘西山野之中的寻恋少女。饮罢酒鬼思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那个戴着兰草花环骑着黑豹,肤如柔荑、婀娜多姿的山鬼是每个男人心中的女神。饮酒之乐,莫过于此。

不可不醉,不可太醉。酿酒在于度,喝酒也一样。不然,因酒误事会错过一些美好。“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沈从文笔下美丽的酉水,同时是得天独厚、名副其实的美酒河。

人与文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这一句自信而又让人动心的情话,完全可以作为湘西旅游的广告语。多少人对湘西之美的了解,来自于他的《边城》《湘行散记》。来湘西前,我们笑称是去找翠翠,因为天真无邪情窦初开的翠翠,如边城山水一般真善美,是寄托对美好爱情和理想人生态度的纯美意象。

“从十二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而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至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黄永玉曾自述少年时读不懂表叔沈从文的书,但多年后他成了美术大师,写家乡的文字同样清新隽永。

今年适逢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黄永玉先生99寿诞,凤凰之行首选探访两位大师的故居,希望找到叔侄亲缘关系外文学与美术间的某种联系,不意又巧又巧合。巧的是,在沈从文故居遇雨,正好实地感受他《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不巧的是,玉氏山房闭门谢客,黄永玉在京没有回乡,寿辰不想惊扰任何人。

“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凤凰遇雨,别有诗意。水是灵性、灵气、灵感。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这大概也是黄永玉大师希望安安静静过99岁大寿的考虑。

沈从文的文,朴实无华,温情脉融,似星斗耀天宇,如月光照人生。妻妹张充和评价沈从文“不折不扣,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学生汪曾祺则言“他用手中一支笔写了一生,也用这支笔写了他自己”。

黄永玉的画,智慧洒脱,风趣幽默,似清荷入梦境,如彩墨泼人间。黄永玉说:“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这一辈子从不低头,从未输过。百家之中,我永远认同王明明的评价:“黄永玉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哪个画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

国运盛,文运昌。湘西的灵山秀水滋养人才辈出,续写新时代的华章。70后的凤凰作家田耳,2007年凭借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湘西民族中学毕业自学成才的金牌编剧张冀凭良好的构思及文笔,创作了电影《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和《夺冠》多部影视剧本,目前又回到家乡执导电影《长沙夜生活》。文以人传,有人才有一切。为让大湘西的妇女儿童享有和省会长沙一样的优质医疗资源,全国道德模范刘习明和妻子宁联芳医生在吉首创办宁儿妇产医院,大山的家庭有了更多欢笑和希望……

湘西行,是江山壮丽、人民豪迈的体验,有文以人传、代有人出的欣喜,如同飞架的桥、伸展的路通向远方……

千古文脉裕后人

刘本楚

一条激荡奔涌的沅江,呈九曲回肠之势,凿谷穿山而来,千里长浪,波迹中游腹地,呈半包围之状,滋养着辰溪县柿溪乡傅家湾村的千余子民。村前江流宽阔,波光耀眼,昔日的险滩潭凼,在今日下游的电站蓄出的细波涟漪里,更加精彩了江面湖水的姿容。两岸青山翠绿,丝柳芳草鲜美,红瓦白墙夺目,田园鲜活丰饶,沃土原野,生机勃勃,一个山川灵秀的村庄,亮丽在波光江浪的闪烁之中。

村前江畔一块光亮的巨石,矗立于风浪的拍打之中,“白马岩码头”五个闪亮的大字炫目于石块之中,一座形似马头的自然石山,峭壁悬崖,雄奇险峻于江上云烟深处。

“雾锁大江云烟远,情牵桑梓离愁长。”江上的人们常常伫立于这千年的古渡江岸,把送子远行的长长目光,久久地缠绵在烟波浩渺的远方。求学天下的学子,无不从此江岸乘舟离乡,把无限的壮怀心志,跌宕在波翻浪涌的尖上。

“雁过云空江留影,风吹河面水生波。”一江春水,波含文脉诗浪,辉映秦汉霓霞,唐宋明月,光照亘古洪荒,涛澜流芳。多少兴衰悲欢的故事在这激流中涌荡,多少离愁别恋的辛酸在这浪花里依恋。中国第一位开宗立派的爱国诗人屈原,历此溯江而上,吟唱出《涉江》与《离骚》的绚丽诗篇。“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梦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就是兴叹在这条文波诗浪的江上。

清初时期,村人傅天舜仗剑赴难,刘通山领头抗清,都是这方山水的英雄儿女谱写的壮丽诗篇。1348年(元至正八年),村人傅文榜登金榜进士,授辰州府通判。1405年(永乐三年),村人傅晔破格中举。还有贡生七品文职傅启胜、义士刘通山等,辉煌了这方山水,灿烂了古村的文脉。

村后的雨台山上,传说百姓筑台求雨,万众兴工,昼夜劳作,迎来春雨甘霖。观音山顶,古人教子学艺,除恶扬善,义行天下,弘扬民族气节的美誉,都是乡土文化的源泉甘露。

傅家湾村还设置打造了进士举人宅院、十里江堤画廊、百亩荷塘月色、千亩绿色桃园、传统油坊、渔翁晨网、古井晓月、牧童晚笛、悬崖栈道、江流冲浪、瀑布飞歌、丘岳遗址、白马岩码头、望江楼阁等20多个景点。更是培植了正月狮舞灯、三月赏花塘、五月观龙舟、六月采鲜桃、七月浴瀑布、八月看斗牛、九月登秀峰、常年合龙宴、辰河高腔、大戏阳戏等多种趣味景观。

如今,村前梯田叠翠,漫江碧透;村后群山环绕,秀峰连绵。纵目远眺,郁郁葱葱,绿浪翻腾,唐诗宋词的意诗情词闪烁山林,流淌江面。

屈子涉江溯长浪,吕龄乘波下洛阳。乡土文化觅踪迹,西风潭上飞荡漾。

千古文脉汇江流,英才荟萃出傅家。村支书傅作喜介绍说,近5年来,傅家湾村登榜文理状元20余人。一方水土养一方英才,傅家湾的银色骏马,在千古文脉的鞭策中,在敬老爱子的乡土文化的滋养中,正昂首驭风,扬蹄奋奔。

漏秋

张声仁

期待一场雨,是立秋这天的最大愿望。我的这种心情,长期以来,一直没变。

早晨,穿过望月湖公园,去德国店买早点,我想,别看树上的知了叫得这么欢快,阳光这么火辣,兴许,中午以后,天会变,蓝蓝的天空,会飘来厚重的积雨云,会有一道闪电将它切割,会有雷声发号施令,雨,会落下来。对有火炉之称的长沙,我同样期待,盼望着一场雨如期而至。

在老家,雪峰山东麓,我的这种期盼,常常会变成现实的。小时候,爷爷告诉我,立秋下的雨,叫漏秋。一旦漏秋了,就会风调雨顺,秋后的日子就会有盼头。秋后的晚稻、高粱、芋头、红薯、南瓜、冬瓜、萝卜、茄子,不会遇到干旱,会有好收成。每当立秋那天下雨,晚餐的餐桌上,母亲会端上一大碗红辣椒炒鸭,父亲会舀出米酒,慢慢品尝。

漏秋之后,每天正午之后,老天会从雪峰山那边扯过一层层乌云,将蓝天肆意涂鸦。有时浓墨淋漓,风狂雨骤。有时轻描淡写,雷声大雨点小。雨过之后,艳阳高照,似乎要收回泼洒在田间地头的雨水。这样的日子,总会延续十天半月。

每逢乌云密布,队长会把哨子吹得滴滴响,召集男女老少往晒谷场上跑,抢收晒在禾场上的稻谷。在风雨中,一个个手忙脚乱的样子,像热锅上的蚂蚁。队长倒显得沉着,指挥大家用箩筐、簸箕,快速收谷进仓。

有时也遇到措手不及的情况。大雨一来了,人手不够,许多晒在晒簕上的稻谷,被淋得精湿。碰到这种情况,队长很沮丧。他叹息说,这些谷子,废了。因为高温天气,雨一淋,这些谷子就极易发芽,碾不出米了。

其实被淋透的谷子,也不是无用处。它被分到各家各户后,有的用它做谷芽粳粿,有的用它蒸甜酒,有的用它熬米糖。偷懒的人家,就把它当成饲料,喂鸡喂鸭。

那个年代,老家的田地,自流灌溉面积很有限,只有依赖几口水塘的水源,确保秋后禾稻不受干旱。秋后空气干燥炎热,一天就要熬干一田水,几口水塘,供不应求。所以乡亲们都盼望漏秋,盼望一天一场雨。

近些年,青壮年大都去了南方的城市,留守在家的人少了。好在家乡变了样,平整的大地上,从翻耕到收割,这些耗费体力繁重的事农,都实现了机械化。标准渠道的修建,赅水河抽进渠的河水,源源不断,村民也不必为灌溉发愁了。

回到住所,早已汗流浹背。洗过冷水脸,依然酷热难耐。为了凉爽,我打开了空调。

我想,今日如果漏秋成功,这个火热的城市,肯定会凉爽许多。